

蔡东藩／著

明史演义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巴蜀书社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张杰 何玲点校

明
史
演
义

蔡东藩
著

巴蜀书社

责任编辑：梅锦辉 谭晓红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·中国历代通俗演义·明史演义

蔡东藩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1/32

印张：233.5 字数：5858千字

1996年1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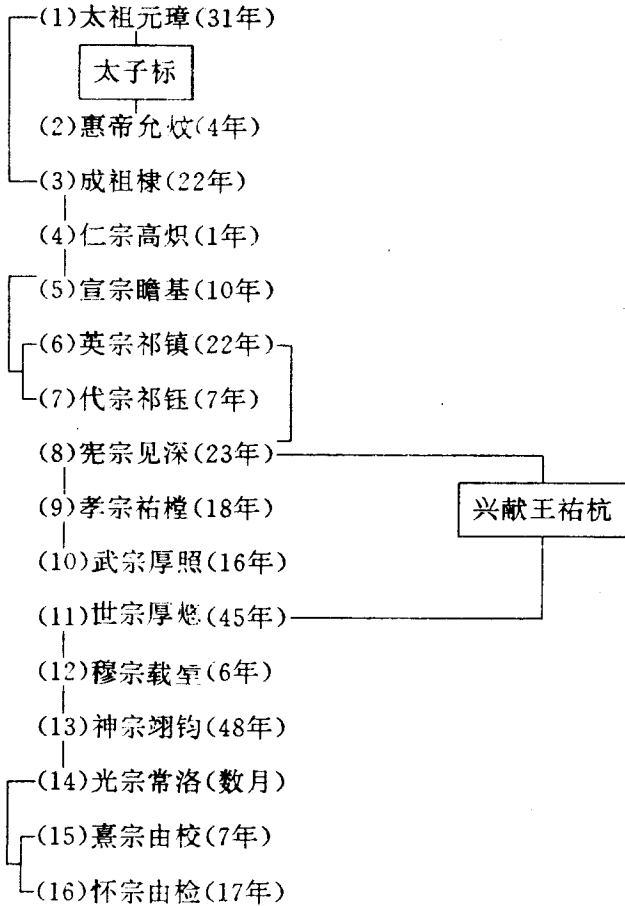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23—702—6/I·282

(全套10册) 定价：294元

明世系图(朱姓)



自序

有明一代之事实，见诸官史及私乘者，以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及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为最详。《明史》《明通鉴》，官史也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私乘也。尝考《明史》凡三百三十二卷，《明通鉴纲目》凡二十卷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凡八十卷，每部辑录，多则数千百万言，少亦不下百万言，非穷数年之目力，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。况乎稗乘杂出，代有成书，就令有志稽古，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，不遑搜览；即搜览矣，凭一时之獭祭，能一一记忆乎？且官私史乘，互相勘照，有同而异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彼详而此略者，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，是非真伪之别，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，苟徒事览观，能一一明辨乎？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，自愧蠢愚，未敢论史，但于前数年间，戏成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百回，海内大雅，不嫌芜陋，引而进之，且属编《元明演义》，为三朝一贯之举，爰勉徇众见，于去年草成《元史演义》六十回，本年复草成《明史演义》百回。《元史》多阙漏，苦乏考证，《明史》多繁复，苦费抉择，不得已搜集成书，无论为官史，为私乘，悉行钩考，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，择其大者要者，演成俚语，依次编纂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，及贞夫烈妇之所为，尤必表而出之，以示来许，反之，为元恶大憝，神奸巨蠹，亦皆直揭其隐，毋使遁形。为善固师，不善亦师，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，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。若夫燕词郢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，则概存之，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辨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从俗，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。编既竣，爰述鄙见以为序。中华民国九年九月，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目 录

第 1 回	揭史纲开宗明义	困涸辙避难为僧	(1)
第 2 回	投军伍有幸配佳人	捍孤城仗义拯主帅	(7)
第 3 回	攻城掠地迭遇奇才	献币释嫌全资贤妇	(14)
第 4 回	登雉堞语惊张天祐	探虎穴约会孙德崖	(21)
第 5 回	郭家女入侍濠城	常将军力拔采石	(28)
第 6 回	取集庆朱公开府	陷常州徐帅立功	(34)
第 7 回	朱亮祖战败遭擒	张士德繁归绝粒	(41)
第 8 回	入太湖廖永安陷没	略东浙胡大海荐贤	(48)
第 9 回	刘伯温定计破敌	陈友谅挈眷逃生	(55)
第 10 回	救安丰护归小明王	援南昌大战伪汉主	(62)
第 11 回	鄱阳湖友谅亡身	应天府吴王即位	(68)
第 12 回	取武昌移师东下	失平江阖室自焚	(74)
第 13 回	檄北方徐元帅进兵	下南闽陈平章死节	(81)
第 14 回	四海归心诞登帝位	三军效命直捣元都	(88)
第 15 回	袭太原元扩廓中计	略临洮李思齐出降	(95)
第 16 回	纳降诛叛西徼扬威	逐枭擒雏南京献俘	(102)
第 17 回	降夏主荡平巴蜀	击元将转战朔方	(109)
第 18 回	下征书高人抗志	泄逆谋奸相伏诛	(116)
第 19 回	定云南沐英留镇	征漠北蓝玉报功	(123)
第 20 回	风微德杏再丧储君	鸟尽弓藏迭兴党狱	(129)
第 21 回	削藩封诸王得罪	戕使臣靖难兴师	(136)
第 22 回	耿炳文败绩滹沱河	燕王棣诈入大宁府	(144)

第 23 回	折大旗南军失律	脱重围北走还都	(151)
第 24 回	往复贻书囚使激怒	仓皇挽粟遇伏失粮	(158)
第 25 回	越长江燕王入京	出鬼门建文逊国	(165)
第 26 回	拒草诏忠臣遭惨戮	善讽谏长子得承家	(172)
第 27 回	梅骖马含冤水府	郑中官出使外洋	(179)
第 28 回	下南交杀敌擒渠	出北塞铭功勒石	(186)
第 29 回	徙乐安皇子得罪	闹蒲台妖妇揭竿	(193)
第 30 回	穷兵黷武数次亲征	疲命劳师归途宴驾	(200)
第 31 回	二竖监军黎利煽乱	六师讨逆高煦成擒	(207)
第 32 回	弃交趾甘隳前功	易中宫倾心内嬖	(215)
第 33 回	享太平与民同乐	傲权阉为主斥奸	(222)
第 34 回	王骥讨平麓川蛮	英宗败陷土木堡	(229)
第 35 回	诛党奸景帝登极	劫强敌于谦奏功	(236)
第 36 回	议和钱别上皇还都	希旨陈词东宫易位	(243)
第 37 回	拒忠谏狱狱滥刑	定密谋夺门复辟	(250)
第 38 回	于少保沉冤东市	徐有贞充戍南方	(257)
第 39 回	发逆谋曹石覆宗	上徽号李彭抗议	(264)
第 40 回	万贞儿怙权倾正后	纪淑妃诞子匿深宫	(271)
第 41 回	白圭讨平郧阳盗	韩雍攻破藤峽瑶	(278)
第 42 回	树威权汪直窃兵柄	善谏阿丑悟君心	(285)
第 43 回	悼贵妃促疾亡身	审聂女秉公遭遣	(293)
第 44 回	受主知三老承顾命	逢君恶八竖逞谗言	(301)
第 45 回	刘太监榜斥群贤	张吏部强夺彼美	(309)
第 46 回	入槛车叛藩中计	缚菜厂逆阉伏辜	(316)
第 47 回	河北盗横行畿辅	山东贼毕命狼山	(323)
第 48 回	经略西番镇臣得罪	承恩北阙义儿导淫	(330)
第 49 回	幸边塞走马看花	入酒肆游龙戏凤	(337)
第 50 回	觅佳丽幸逢歌妇	罪直谏杖毙言官	(344)

第 51 回	黎群盗宁藩谋叛	谢盛宴抚使被戕	(351)
第 52 回	守安庆仗剑戮叛奴	下南昌发兵征首逆	(358)
第 53 回	伍文定纵火擒国贼	王守仁押俘至杭州	(365)
第 54 回	教场校射技擅穿杨	古沼观渔险遭灭顶	(373)
第 55 回	返豹房武宗宴驾	祭兽吻江彬遭囚	(380)
第 56 回	议典礼廷臣聚讼	建斋醮方士盈坛	(387)
第 57 回	伏朝门触怒世宗	讨田州诱诛岑猛	(395)
第 58 回	胡世宁创议弃边陲	邵元节祈嗣邀殊宠	(403)
第 59 回	绕法坛迓来仙鹤	毁行宫力救真龙	(411)
第 60 回	遵宫变妃嫔罹重辟	跪榻前父子乞私情	(418)
第 61 回	复河套将相蒙冤	扰都门胡虏纵火	(426)
第 62 回	追狡寇庸帅败还	开马市荐臣极谏	(433)
第 63 回	罪仇鸾剖棺正法	劾严嵩拚死留名	(441)
第 64 回	却外寇奸党冒功	媚干娘义儿邀宠	(449)
第 65 回	胡宗宪用谋赚海盗	赵文华弄巧忤权奸	(457)
第 66 回	汪寇目中计遭诛	尚美人更衣侍寝	(465)
第 67 回	海刚峰刚方绝俗	邹应龙应梦劾奸	(472)
第 68 回	权门势倒祸及儿曹	王府银归途逢暴客	(479)
第 69 回	破奸谋严世蕃伏法	剿宿寇戚继光冲锋	(486)
第 70 回	误服丹铅病归冥篆	脱身羈继怅断鼎湖	(493)
第 71 回	王总督招纳降番	冯中官诉逐首辅	(500)
第 72 回	莽男子闯入深宫	贤法司力翻成案	(507)
第 73 回	夺亲情相臣嫉谏	规主阙母教流芳	(514)
第 74 回	王宫人喜中生子	张宰辅身后籍家	(522)
第 75 回	侍母膳奉教立储	惑妃言誓神臧约	(529)
第 76 回	据镇城哱氏倡乱	用说客叛党骈诛	(536)
第 77 回	救藩封猛攻平壤	破和议再战岛山	(542)
第 78 回	虎将征蛮破巢诛逆	蠹鱼食字决策建储	(550)

第 79 回	获妖书沈一贯生风	遭福王叶向高主议	(557)
第 80 回	审张差宫中析疑案	任杨镐塞外覆全军	(564)
第 81 回	联翠袖相约乞荣封	服红丸即夕倾大命	(571)
第 82 回	选侍移宫诏宣旧恶	庸医悬案弹及辅臣	(578)
第 83 回	大吃醋两魏争风	真奇冤数妃毕命	(586)
第 84 回	王化贞失守广宁堡	朱燮元巧击吕公车	(592)
第 85 回	新抚赴援孤城却敌	叛徒归命首逆伏诛	(599)
第 86 回	赵中丞荡平妖寇	杨都谏纠劾权阉	(605)
第 87 回	魏忠贤喜得点将录	许显纯滥用非法刑	(612)
第 88 回	兴党狱缇骑被伤	媚奸珰生祠迭建	(619)
第 89 回	排后族魏阉谋逆	承兄位信邸登基	(626)
第 90 回	恁淫恶阉家骈戮	受招抚渠帅立功	(634)
第 91 回	徐光启荐用客卿	袁崇焕入援畿辅	(641)
第 92 回	中敌计冤沉碧血	遇岁饥啸聚绿林	(649)
第 93 回	战秦晋曹文诏扬威	闹登莱孔有德亡命	(656)
第 94 回	陈奇瑜得贿纵寇	秦良玉奉诏勤王	(662)
第 95 回	张献忠伪降熊文灿	杨嗣昌隐歿卢象昇	(669)
第 96 回	失襄阳庸帅自裁	走河南逆闯复炽	(676)
第 97 回	决大河漂没汴梁城	通内线恭进田妃焉	(684)
第 98 回	扰秦楚闯王僭号	掠东西献贼横行	(691)
第 99 回	周总兵宁武捐躯	明怀宗煤山殉国	(699)
第 100 回	乞外援清军定乱	覆半壁明史收场	(708)

第1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

江山无恙，大地春回，日暖花香，窗明几净，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。回忆去年编述《元史演义》，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，嗣经腊鼓频催，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：什么守岁？什么贺年？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，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。现在时序已过去了，身子已少闲了，《元史演义》的余味尚留含脑中，《明史演义》的起头，恰好从此下笔。淡淡写来，兴味盎然。元朝的统系，是蒙古族为主，明朝的统系，是汉族为主。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，不数年即驱逐元帝，统一华夏，政体虽犹是君主，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。嗣后传世十二，凡一十七帝，历二百七十有六年，其间如何兴？如何盛？如何衰？如何亡？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，不是几句说得了的。先贤有言：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国必兴盛，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国必衰亡。”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，但总属普通说法，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。

小子尝谓明代开国，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，大略不同，后来由兴而衰，由盛而亡，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。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？第一弊是骨肉相戕，第二弊是权阉迭起，第三弊是奸贼横行，第四弊是宫闈恃宠，第五弊是流寇殃民。这五大弊循环不息，已足斫丧元气，倾覆国祚，还有国内的党争，国外的强敌，胶胶扰扰，愈乱愈炽，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，终弄到一败涂地，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，说将起来，也是可悲可惨的。提纲挈领，眼光直注全书。目今满主退位，汉族光复，感世变

之沧桑，话前朝之兴替，国体虽是不同，理乱相关，当亦相去不远，远鉴胡元，近鉴满清，不如鉴着有明，所以元清两史演义，既依次编成，这《明史演义》是万不能罢手的。况乎历代正史，卷帙最多，《宋史》以外要算《明史》，若要把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从头至尾展阅一遍，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。现在的士子们，能有几个目不窥园，十年攻苦，就使购置了一部《明史》，也不过皮藏书室，做一个读史的模样，哪里肯悉心翻阅呢？并非挖苦士子，乃是今日实情。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，连办事谋生，尚觉不暇，或且目不识丁，胸无点墨，怎知道去阅《明史》？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？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，越见得欲罢不能，所以今日写几行，明日编几行，穷年累月，又辑成一部《明史演义》出来。宜详者详，宜略者略，所有正史未载，稗乘偶及的轶事，恰见无不搜，闻无不述，是是非非凭诸公议，原原本本不惮琐陈。看官不要惹厌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。说明缘起，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，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。

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，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。这时盗贼四起，叛乱相寻，黄岩人方国珍，起兵台温，颍州人刘福通，与栾城人韩山童，起兵汝颍，罗田人徐寿辉，起兵蕲黄，定远人郭子兴，起兵濠梁，泰州人张士诚，起兵高邮，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窝草寇，攻掠徐州，弄得四海纷争，八方骚扰。各方寇盗，已见《元史演义》中，故用简笔叙过。元朝遣将调兵，频年不息，只山童被擒，李二被逐，算是元军的胜仗，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，反且日加猖獗。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，信奉番僧，日耽淫乐，什么演揲儿法，即大喜乐之意，什么秘密戒，亦名双修法，均详《元史演义》。什么天魔舞，造龙舟，制官漏，专从玩意儿上着想，把军国大事，撇在脑后，贤相脱脱，出征有功，反将他革职充军，死得不明不白，佞臣哈麻兄弟，及秃鲁帖木儿，导上作奸，反言听计从，宠荣得什么相似。冥冥中激怒上苍，示他种种变异，如山崩地震干旱水溢诸灾，以及雨血雨毛雨耗，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，时有所闻，无非令顺帝恐

惧修省，改过迁善，不意顺帝怙恶不悛，整日里与淫僧妖女，媚子谐臣，讲演这欢喜禅，试行那秘密法，云雨巫山，唯日不足，于是天意亡元，群雄逐鹿，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：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，国号宋，据有亳州，徐寿辉也自称皇帝，国号天完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，立国称周。一班草泽枭雄，统是得意妄行，毫无纪律，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，所以上天另行择真，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，姿貌奇杰，度量弘廓，颇有人君气象，乃暗中设法保佑，竟令他拨乱反正，做了中国的大皇帝，这人非他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。以匹夫为天子，不可谓无天意。近时新学家言，专属人事，抹煞天道，似亦未足全信，故此段备详人事，兼及天心。

朱元璋，字国瑞，父名世珍，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，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。世珍生有四子，最幼的就是元璋。元璋母陈氏，方娠时，梦神授药一丸，置诸掌中，光芒四射，他依着神命，吞入口中，甘香异常，及醒，齿颊中尚有余芳。至怀妊足月，将要分娩，忽见红光闪闪，直烛霄汉，远近邻里，道是火警，都呼噪奔救，到了他的门外，反看不见什么光焰，复远立回望，仍旧熊熊不灭。大众臭名其妙，只是惊异不置。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，生了一个小孩子，越发传为奇谈，统说这个婴儿，不是寻常人物，将来定然出色的。就史论史，不得归为迷信。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，诞生的时日，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，后人推测命理，说他是辰戌丑未，四库俱全，所以贵为天子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，河中忽有红罗浮至，世珍就取作儿衣，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，是真是假，无从详究。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，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。小子是清季人，不是元季人，自然依史申述，看官不必动疑。

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，取名元璋，相貌魁梧，奇骨贯顶，颇得父母钟爱，偏偏这个宁馨儿，降生世间，不是朝啼就是夜哭，想是不安民间。呱呱而泣，声音洪亮异常，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，就

是毗连的邻居，也被他噪得不安。世珍无法可施，不得已祷诸神明，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，就乘便入祷，暗祝神明默佑，说也奇怪，自祷过神明后，乳儿便安安稳稳，不似从前的怪啼了。世珍以神佛有灵，很是感念，等到元璋周岁，复偕陈氏抱子入寺，设祭酬神，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，另取一个禅名，叫作元龙。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，证诸正史，并无是说，尝为之阙疑，阅此方得证据。光阴易过，岁月如流，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，益觉得雄伟绝伦。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，免不得费用日增，可奈时难年荒，入不敷出，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，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？今日吃两餐，明日吃一餐，忍饥耐饿，挨延过日，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，向人佣工，只留着元璋在家。元璋无所事事，常至皇觉寺玩耍，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，把文字约略指授，他竟过目便知，入耳即熟，到了十龄左右，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。若非当日习练，后来如何解识兵机，晓明政体？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，要他自谋生计，因令往里人家牧牛。看官！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，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？起初不愿从命，经世珍再三训导，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，牧牛度日。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，日渐肥壮，颇得主人欢心。牧民之道，亦可作如是观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，每日与村童角逐，定要自作渠帅，诸童不服，往往被他捶击，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，仍勒令回家。

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，濠泗一带，大闹饥荒，兼行时疫。世珍夫妇相继逝世，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。家内一贫如洗，无从备办棺木，只好草草薰束，由元璋与仲兄朱铿，舁尸至野。甫到中途，蓦然间黑云如墨，狂飚陡起，电光熊熊，雷声隆隆，接连是大雨倾盆，仿佛银河倒泻，澎湃直下。元璋兄弟满体淋湿，不得已将尸身委地，权避村舍。谁料雨势不绝，竟狂泼了好多时，方渐渐停止。元璋等忙去察视，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，两旁浮土流积，竟成了一个高垅，心中好生奇异，询诸里人，那天然埋尸的

地方，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。当下向继祖商议，继祖也不觉惊讶，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，莫非有些来历，不如顺天行事，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，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。史中称为凤阳陵，就是此处。不忘事故，元璋兄弟自然感谢。谁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仲叔两兄，又染着疫病，一同去世，只剩了嫂侄两三人，零丁孤苦，涕泪满襟。这时元璋年已十七，看到这样状况，顿觉形神沮丧，日夕徬徨，辗转踌躇，无路可奔，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，薙度为僧，到也免得许多苦累，计划已定，也不及与嫂侄说明，竟潜趋皇觉寺，拜长老为师，做了僧徒。未几长老圆寂，寺内众僧瞧他不起，有时饭后敲钟，有时闭门推月，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，昼不得食，夜不得眠，险些儿做了沟中瘠，道旁殍，转入轮回。

那时元璋熬受不住，想从此再混过去，死的多，活的少，不得不死里求生，便忍着气携了补被，托了钵盂，云游四方，随处募食，途中越水登山，餐风饱露，说不尽行脚的困苦。到了合肥地界，顿觉寒热交侵，四肢沉痛，身子动弹不得，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。昏聩时，觉有紫衣人两名，陪着左右。口少渴，忽在身旁得着生梨，腹少饥，忽在枕畔得着蒸饼。此时无心查问，得着便吃，吃着便睡，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，病竟脱体。霎时间神清气爽，昂起头来，四觅紫衣人，并没有什么形影，只剩得一椽茅舍，三径松风。见《明史》太祖本纪，并非捏造。他也不暇思索，便起了身，收拾被囊，再去游食。经过光固汝颍诸州，虽遇着几多施主，究竟仰食他人，朝不及夕，挨过了三年有余，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，袈裟外无行李，钵盂外无长物。乃由便道返视皇觉寺，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，香火沉沉，禅床寂寂，不禁为之惊叹。他拣了一块隙地，把袈裟钵盂放下，便出门去访问邻居。据言：“寇盗四起，民生凋敝，没有什么余力，供养缁流，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，不能熬清受淡，所以统同散去。”这数语，惹得元璋许多嗟叹。嗣经邻居擅越，因该寺无人，留他暂作住持，元璋也得过且

过，又寄居了三四年。

至正十二年春二月，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，起兵濠州，元将撒里不花奉命进讨，憚不敢攻，反日俘良民，报功邀赏。于是人民四散，村落为墟。皇觉寺地虽僻静，免不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元璋见邻近民家，除赤贫及老弱外，多半迁避，自己亦觉得慌张，捏着一把冷汗。欲要留着，恐乱势纷纷，无处募食，不被杀死，也要饿死，欲要他去，可奈荆天棘地，无处可依，况自己是一个秃头，越觉得栖身无所。左思右想，进退两难，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。先问远行，不吉，复问留住，又不吉。不由的大惊道：“去既不利，留又不佳，这便怎么处？”忽忆起当年道病，似有紫衣人护卫，未免为之心动，复虔诚叩祝道：“去留皆不吉，莫非令举大事不成！”随手掷筊，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。当下跃起道：“神明已示我去路，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？”遂把钵盂弃掷一旁，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，大踏步走出寺门，径向濠州投奔去了。小子恰有一诗咏道：

出身微贱亦何伤，未用胡行舍且藏。

赢得神明来默示，顿教真主出濠梁。

欲知元璋投依何人，且看下回续叙！

前半回叙述缘起，为全书之楔子，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，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，数行了之，看似太简，实则元事备见《元史》，此书以明史为纲，固不应喧宾夺主也。后半回叙明祖出身，极写当时狼狈情状，天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如明祖朱元璋，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，非极力演述，则后世几疑创造之非艰，而以为无足重轻，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？至若笔力之爽健，词致之显豁，尤足动人心目，一鸣惊人，知作者之擅胜多矣。

第2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

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，一口气跑到濠州，遥见城上兵戈森列，旗帜飘扬，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，城外又有大营扎着，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。他竟不遑他顾，一直闯入，门卒忙来拦阻，只听他满口喧嚷道：“要见主帅！”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，也联翩出来，看他是个光头和尚，已觉令人惊异，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？他也不及细说，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。大众还疑他是奸细，索性把他反缚，拥入城中，推至主帅帐前。元璋毫不畏惧，见了主帅，便道：“明公不欲成事么？奈何令帐下守卒絮缚壮士？”自命不凡。那上面坐着的主帅，见他状甚奇兀，龙形虎躯，开口时声若洪钟，不禁惊喜交集，便道：“看汝气概，果非常人，汝愿来投效军前么？”元璋答声称是。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，一面问他籍贯里居。元璋说明大略，随即收入麾下，充作亲兵。看官！你道这主帅为谁？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。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，文不直捷。

子兴得了元璋，遇着战事，即令元璋随着。元璋感激图效，无论什么强敌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，敌军畏他如虎，无不披靡，因此子兴嘉他义勇，日加信任。一日，子兴因军事已了，踱入内室，与妻张氏闲谈，讲到战事得手，很觉津津有味。张氏亦很是喜慰。嗣复述及元璋战功，张氏便进言道：“妾观元璋，不是等闲人物，他的谋略如何，妾未曾晓，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，须加以厚恩，俾他知感，方肯为我出力。”张氏具有特识，也算一个智妇。子兴道：“我已拔他为队长了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不过

是寻常报绩，据妾愚见，还是不足。”子兴道：“依汝意见，将奈何？”张氏道：“闻他年已二十五六，尚无家室，何不将义女马氏，配给了他？一可使壮士效诚，二可使义女得所，倒也是一举两得呢！”子兴道：“汝言很是有理，我当示知元璋便了。”次日升帐，便召过元璋，说明婚嫁的意思。元璋自然乐从，当即拜谢。子兴便命部将两人，作为媒妁，选择良辰，准备行礼。

小子叙到此处，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。先是子兴微时，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。马公家住新丰里，佚其名，其先世为宿州素封，富甲一乡，至马公仗义好施，家业日落，妻郑媪生下一女，未几病逝。马公杀人避仇，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，子兴领回家中，视同己女。后闻马公客死他方，益怜此女孤苦，加意抚养。子兴授以文字，张氏教以针黹，好在马氏聪慧过人，一经指导无不立晓。与明祖朱元璋，恰是不谋而合。至年将及笄，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，模样端庄，神情秀越，秣而不艳，美而不佻，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，无论如何急事，他总举止从容，并没有疾言遽色。的是国母风范。所以子兴夫妇，很是钟爱，每思与他联一佳偶，使他终身有托，不负马公遗言。凑巧元璋投军，每战辄胜，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，所以张氏倡议，子兴赞成，天生了一对璧人，借他夫妇作撮合山，成为眷属，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。说得斐然可观。

吉期将届，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，令元璋就馆待婚，一面悬灯结彩，设席开筵，热闹了两三日，方才到了良辰，当由侯相司仪，笙簧合奏，请出了两位新人，行交拜礼，接连是洞房合卺，龙凤交辉，一宵恩爱，自不消说。和尚得此，可谓奇遇。自此以后，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，大众亦另眼看待，争呼朱公子而不名，惟子兴有二子，素性褊浅，以元璋出身微贱，无端作为赘婿，与自己称兄道弟，一些儿没有客气，未免心怀不平。元璋坦白无私，哪里顾忌得许多，偏他二人乘间抵隙，到子兴面前，日夕进谗，说他如何骄恣，如何专擅，甚且谓阴蓄异图，防有变动。子兴本宠